

《放鹰台文学书系》

FANGYINGTAIWENXUESHUXI



# 行走 在 人间

XINGZOUZAI RENJIAN

谭岩 著

武汉出版社

XINGZOUZAI RENJIAN

行走  
在  
人  
间

谭岩 著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08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行走在人间/谭岩著.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4.3

(放鹰台文学书系)

ISBN 7-5430-3003-9

I.行… II.谭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 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9643号

---

**书 名: 行走在人间**

---

著 者: 谭 岩

策 划: 胡 翔 正 明

主 编: 映 泉 鲍 风

责任编辑: 王业勤

排 版: 杜 娜

封面设计: 孔艺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中艺文化公司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南路103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印 刷: 武汉市桥口区长丰三旺彩印厂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7.875 字数: 172千字

版 次: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3000册

ISBN 7-5430-3003-9/I·422

本册定价: 22.00元 全套定价: 270.00元(共10种)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# 【序】

## 那一片原野

□映 泉

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县城，有一个相对封闭的年轻人，他叫谭兴国，笔名谭岩。有次有位年轻的作者在作协办公楼上问我，你们远安县有个谭岩吧？一时间我没悟过来，便摇头。那位年轻人说，他散文写得好。这时我才明白他指的就是谭兴国。

谭兴国人很年轻，写东西却像一个老头子。年轻人总是要赶点新潮，他却不。他不厌其烦地写家乡的老头老太婆，写割谷栽秧、起沟盖屋，写河边的一条渡船，写田埂上的一堆稻草，还有算命的瞎子，撑船的老人……这些题材全然没有时髦的余地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读他的这些东西，却总是忽忽心动，总是触动你的某根神经。或许我们或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从泥巴地里爬起来的，我们的感觉嗅觉总是对田野的泥土分外敏感，这些散文能将我们带进那久违的空间。别人写家乡的生活大多一带而过，或是借这些生活抒发他个人的某

些感悟。他却不。他如一个老者，慢条斯理地说着那一切，说得甜甜蜜蜜。比如打柴，磨刀、约同伴、钻进山林，怎么砍，怎么捆，怎么杀进钭担，怎么挑回来，然后怎么堆成一大码。直到人长大，那一码柴还堆在那里，温暖着一家人的心。那一根根柴棒的出处都记得清楚，伴随着身上的伤痛。这就是农家孩子的辛苦和欢乐。再如河边柳树下拴着一条渡船，发大水，柳树被冲翻了，船被冲到了河下游，崮在沙堆里。水退了，再修再整再上桐油，然后再拴到河岸柳树下。……他写稻草腐烂，让你似乎闻得着那腐烂的香气。写瞎子爷爷夜晚的吹萧，你似乎听到了夜空中飘荡着那份苍凉。他目不转睛心无旁骛地盯着那片田野，一点也不浮躁，不紧不慢地经营着。有一天回头看时，原来发表的作品已经积累了如此之厚的一堆。

他的眼睛除了故乡的琐事外再不望别处。有时候兴之所至，钻进古人堆里遨游一番。看他写的古人故事，你得费一番心事琢磨。圣人传道，不发一语。学生正襟危坐，也不发一语。但传的传了，学的学了。而且学得胸中波涛翻滚。夫子的学问是怎么灌进学生肚子里去的，很费猜想。他写狐精，不过是熬心血的秀才做了一个梦。那梦都没做全。有个人吃得下也睡得着，却说得了病，除了不能干事外什么都是健康的，原来他得的是圣人病。秦淮歌女背骂名，他深表同情。因为她们“奉献了掩藏着痛苦的歌声，却从此成了历史的罪人”。

他还写小说，小说写得如散文，似乎并不追求轰轰烈烈。有些小说还没出笼，他也不急等着出笼，心平气和地自己端详。可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，表面的温和之

下，却分明激荡着一股张力。不信读一读这本集子里的文章，便知它的分量。

2004年2月12日

# 行走在人间

XINGZOU  
ZAI RENJIAN

X I N G Z O U / Z A I R E N J I A N

1

行走在人间

CONTENTS

## 目 录

映泉：序 /1

### 第一辑：鼓角横吹

狐梦 /3

杏坛 /5

望断南飞雁 /9

古典意境 /13

精神的形象 /17

秦淮的歌声 /23

鼓角横吹 /25

木伎 /30

疾 /32

## 目 录

行  
走  
在  
人  
间

## 第二辑：青色栅栏

- 远山，燃着希望 / 37  
 冬天无闲事 / 42  
 青色栅栏 / 51  
 田舍青青 / 57  
 年关三赋 / 63  
 风吹乌柏树 / 71  
 故园庭树 / 73  
 撒在田地里的日子 / 75  
 夏蝉冬风 / 85  
 乡村清凉 / 93  
 望江南 / 98  
 农事 / 103  
 温暖的季节 / 110  
 豌豆花开 / 116  
 风吹院门 / 118  
 田野上的精神 / 127



**第三辑：河流金曲**

爬满青藤的石堆 /135

远亲 /142

河流的金曲 /149

颤巍的岁月 /160

行走 在 人 间 /175

奔马塑像 /189

飘散 /191

回家 /193

和树生活在一起 /195

**第四辑：民歌故乡**

仁慈的悲歌 /207

伤心经行处 /215

暗夜的青灯 /220

民歌的故乡 /232



第一輯：鼓角橫吹



## 狐 梦

总是御着清冽的月色而来。

在荒凉的山野，在残颓的寺庙，在瘦弱的士子清寒的梦中。

静立着的，是虬曲的古木。像从地下伸出的一双双翻遍了枯黄诗书的手，嶙峋瘦骨，抓寻着黯然已逝的功名。

孤灯荧荧。悬梁刺股的，仍是那把功名埋在瘦弱身躯里的士子。枯灯黄卷，扑闪闪的，是又一个燃烧着的执拗的生命。

于是，美丽的，温柔的，聪慧的她，便浴着幽幽的月色姗姗来到他的身旁。

带着冷冷的幽香。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梅岭？是来自万倾碧叶的荷塘？轻轻地，像被晚风吹落的花瓣，飘过那一泓清水似的月，朝这一盏孤灯飘来。

暗香四溢，佩环轻鸣。疲惫的士子从灰黄的线装书里抬起头来，啊，摄人魂魄的盈盈微笑。

狐啊，你这千年的精灵！或许你从痛苦的幻影中，阅尽了这天地间的悲凉，从士子坚韧的历程中，看见了人间的执著与艰辛，于是你悄然地潜入这执著的士子的

梦中。

于是，那几近枯萎的心田，像降落了甘露，倏然青葱了！

忘却了昏鸦争噪，忘记了晨鸡初叫，也忘怀了那熙熙攘攘的长安古道。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……

那鸡仍旧是叫了。

穿过薄薄的轻寒悠悠而来，像一声迢远的呼唤，又像一声长长的无可奈何的叹息。

终究是要分离了。千言万语，相对无言。那长长的衣袖从某生紧攥着的手中渐渐地滑去了，像一股清泉，缓缓淌过苍白的手掌。

去矣——

某生悚然梦觉，窗外虫声叽叽，月光如水；室内黄卷旁的枯灯，残焰欲尽——

苍天欲晓，残月如钩。遥望千山透迤，狐在何处？满目宽阔而冰冷的，仍是那望不到尽头的长安古道。

## 杏 坛

### 杏 坛

仍是一脸的寂然，坐在杏坛之上。

一切还是那冬寒未褪的黑色的枯寂，而杏坛上的那株低矮的老杏，却已在铁黑色的枝杆上绽灼着杏花，清冷而洁白。

杏坛的背后，远远的，便是高山，嶙峋且高耸，仿佛已经接了天了。有水从那山巅上流下来，像一道照彻人间的白光。

弟子们长跪着，一动不动，静得能听见杏花上露珠滴落的声音。晶莹的露珠从雪白的杏蕊上倏地坠下来，落到那厚重的黄土坛上，清亮亮的，撞得莹光四射。又像是一丝早春的微风，徐徐地拂来，便又听见那高山流水的声音了。遥遥地传来，十分飘忽，先是一点二点的春雨悄然洒落大地，似一朵两朵的春花倏然开放于原野，继而像古刹的钟声，苍劲且辽阔；渐如山洪出峡，激越排空，终成排山倒海之势，席卷大地。弟子们跪伏在地，已是汗流渗渗了。渐渐地，那水退去了，留下的是无边无垠的海底，像荒漠，却有古老的残垣耸

峙着；而已身，却似一粒尘埃，轻轻地浮游太空，俯视的是人间悲欢离合。圣人一言不发，闭目静坐，但是他的思想如高山倾泻的流泉，在那长跪不起的弟子们的心胸流动。

一只鹤，从山涧掠飞而起，渐渐如一朵白云，融入云天。

### 参 道

轮到子贡服侍先生，先生不吃不喝又有日了。

子贡将鞋脱放在茅舍外边，膝行而入。先生枯寂的脸上，又添了许多的戚色。子贡犹豫良久，终不敢发问。茅舍内寂然如立着两截木头，只闻户外风动修竹之声。

子贡默然告退。

见子贡出来，师兄们都停了翻动手中的苇编，投来询问的目光。

子贡摇了摇头，叹息而去。

大家又朗声研读起诗书来。

只有颜回默然良久，然后坐在草堂上，援琴而歌。

那琴声如一只白鹭，在空寂的山涧低回。

已有数日不睁眼的孔子，听见了这琴声，喉节滚动了一下，张开了双目。

你为什么独自快乐？孔子把颜回召进了茅舍。

先生为什么独自忧愁？颜回反问道。

你先说罢。孔子说。

颜回答道：我过去听先生讲，“乐天命者故不忧”，所以会快乐。

孔子听了，神色愀然。然后说：

有这样的话吗？你的理解错了！难怪鲁国治理不好，原来是在这样考虑问题啊，那不过是我以前的言论罢了，我用这几日才悟的道理告诉你吧……

大家聚在茅舍外面，等了很久。见颜回抱琴而出，面露清朗之色，如刚出浴一般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。

然而子贡听了颜回传达的先生的语录，头脑如浆糊一般。

乐天知命故不忧，这话理解错了？那么什么是无乐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乐，无所不忧呢？——

子贡很难过。先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先生，再就是几乎要听不懂先生的话了。便回家去。整整七日，闭门苦思，以致骨立。

此后，子贡越加用功弦歌诵读了。

## 叩 问

天阴着。

子贡随着孔子，一行数人来到了卫国。走得人困马乏，决计暂作歇息。这是一条山野官道，道旁的楸树已生出了嫩黄的新叶。先生乘车，子贡众徒随车安步。

子贡对先生，是五体投地的。先生的人格，如古木参天；先生的学问，让他高山仰止。而自己跟随先生多年，抑或是不够勤行的缘故吧，至今仍不及先生的万分之一。子贡越想越愧，而对先生愈恭。

忽然传来一阵苍老的歌声。大家望过去，原来是一位拾麦穗的老人在唱歌。老人年近百岁，穿着破棉袄，棉花已露出来，像开在上面的一朵朵白花。

子贡走过去，站在田垄上，远望着老人叩问道：请



问老丈——

老人却视而不见，仍唱着歌儿，一边拣着麦穗。那麦穗经过一秋一冬的风风雨雨，日晒冰冻，已变黑了，只有那麦芒仍尖锐着，遗留在田地里，像一条条被竹片撑直了的蜈蚣。

请问老丈——

老人只是不理，拾着麦穗，并歌并进：天地玄黄兮，  
星宿列张……

子贡站在田垄的这一端，再深深一揖。天幕低垂。经子贡再三叩问，老人方停了歌唱。

老丈沦落到今天这一步，不后悔吗？子贡赶紧问。

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虽然隔了一块田，但老人的声音却如洪钟。

子贡说：您少不勤行，壮不竟时，无家无业，靠拾麦穗度余生，死期将近，有什么还值得唱歌呢？

老人笑道：

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快乐呀！

子贡越觉玄妙：

愿生不愿死，乃人之常情，老丈为何以死为乐？

老人说：

这你就知道了！生和死，是一往一返，我在这里死了，怎知不是在那里生了？况且这一生让我快乐的事太多了：天地万物，唯人为贵，而我生而为人；男女之别，以男为尊，而我生而为男；人有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日月的，而我却活了上百岁，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？

子贡听了，觉得还不太明白老人的话，本想再去请教先生，可先生说，燥热，恐有雨，走吧。于是子贡只好咽了疑惑，跟了先生继续向前。